

這件事又牽涉到錢學長，原因是他也在局內提倡員工籃球運動，不好意思明目張膽打擊他，只好拿我和林主任做犧牲者，直到今天我總認為打籃球比坐在牌桌上打麻將正當得多；我之所以提出這件事來，就是說玩弄手段的人，是無孔不入的，我痛恨這類壞人，但也無力和他們爭論，最後只好到美國來找出路了。錢學長生前和我幾次談到這件事，小人固然可惡，但當時擔任公路局主秘的林耀北學長，竟未從中調和侯、譚及譚、錢間的隔閡，深感爲憾。

前面講過錢學長中英文造詣極深，對於中文，尤其重視，他逝世前曾囑咐他的兩位公子，在他去後，一定要在紐約世界日報刊登訃告，通知在美親友同學。致臬、致福對此遺囑，極爲重視，在大殮的那天，由明州打長途電話給我，托我辦理，並囑我於擬訃告稿時，和陳贊公研究後再登報。爲此，我於擬好稿後，和贊公通兩次電話研究後才付印。這是我最後一次爲他效勞，不得不慎重其事。錢學長泉下有知，當亦滿意。

錢學長的家庭，是杭州望族，世代書香，和中國交通界及交通大學脫不了關係。他的叔父宗澤和宗淵先生均曾在鐵路界擔任過要職，他的胞兄謙、胞弟壯、胞妹坤，都是母校校友。他的堂兄弟（格字輩）畢業於母校的，也有好幾位。他的兩位公子致臬、致福，是臺大高材生，現居美國，在學業和事業上都有成就，兩位媳婦劉麗琴和沈育三，都很賢慧，他們對錢學長極爲孝順，在他患病期間，伺候到無微不至，真令我們一般和錢學長熟識的同學讚譽不已！

最後，我借用友聲主編唐慧貞學姊寫給我的信中有關錢學長遺靈返臺歸葬時幾句話來作本文結束：

『造化弄人，一切均難逆料，錢學長病中如此受苦，所幸兩位公子、媳婦均孝順，在臺開弔時，大家都誇錢學長有兒媳賢孝』。

一九七九、八、卅于美國紐約

## 我所認識的錢沛霖先生

林 則 彬

沛霖兄逝世之期年，交大校友沈兆龍兄等，擬於友聲輯行專刊，以誌追思。其公子致臬，以予與其先君共事久而相知深，請爲文道其做人治事，以闡潛德而揚幽光。予何敢辭，因念沛霖兄功在交通運輸，已彰彰在人耳目，茲就二十一年間，朝夕相處，所目擊身歷者略道其生平，愧不能盡其萬一也。

民國三十五年予自滬來臺，沛霖兄代表省交通處，迎予松山機場，是爲論交之始，迨三十年，共事臺灣省公路局，歷十七年，夙心儀其擇善固執，治事精謹，而於公路運輸之闡劃，周詳精到，以羣路藍縷之路況，而略具今日之規模，兄之建樹獨多。

沛霖兄於交通運輸資料之搜羅記載，既詳且盡，每有查考，俯拾即是，又治事嚴肅，不易假人以辭色，而平居則接人以禮，和藹可親，人以其公私有別，亦毋怪其故立崖岸者。

航運之經營不易，在平時損多於益，各國皆然，臺灣雖爲復興基地，以僻處一隅，而欲與資本雄厚，船隻衆多之各國航業，較一日短長，其左支右絀，概可想見，臺灣航業公司之虧損，亦事逼處此，自兄接長後，銳意整頓，逐漸轉虧爲盈，爲人所稱道，予董臺航四年，因得悉其始末。

兄伉儷情篤又均虔心禮佛，公子輩咸卓然有以樹立，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今雖人天永隔，兄可謂無遺憾矣。